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一下

明 王守仁 撰

山東鄉試錄 弘治甲子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為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

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爲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羣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羣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羣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

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狥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

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覊縻於爵禄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内外動静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

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
惟在於主敬誠使内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
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内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
然容止之莊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
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
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睽於禮尤必察
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
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為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為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

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

其心以為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昬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旣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旣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

民可免於阻饑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饑者乎夫民之有饑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饑吾民是饑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饑於食實吾之饑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

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已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狥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黙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

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文言申乾九五文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叙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

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祗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叙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别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

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牿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

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

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兊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叙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

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叙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旣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

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繇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顧諟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為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為天下之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

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於已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於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

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
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
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
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
於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統之傳而謂伊尹
萊朱為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為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為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専於任君子

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於彼而專於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憸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令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憸人也去之而

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忽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憸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揺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

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於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玁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叙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身既以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閒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

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玁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已耳彼其侵擾疆埸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郿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乂室家而玁狁之是備也我

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戎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玁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玁狁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

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為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畢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

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峩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閎如奕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令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

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為廟之㬅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為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尚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為主

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畧而後楚莊

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徼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己也而滿𢝨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帥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縠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邲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減楚之罪

而於邲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旣褻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爲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爲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縠不能强於爲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縠也

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為化工歟抑又論之伏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為三王之罪人而又幷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

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説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絶也蓋君子與人爲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

楚已見衘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内摟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為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為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

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於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吳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

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絶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魯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愼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愼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愼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愼之於幽獨之地而

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恒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卒獲肅然大賓是接也況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

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

必先慎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釆色

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

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内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

則將恣己狥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

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辯矣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惟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間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

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祇勤於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

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憸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茍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憸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

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愚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充愉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愉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

於是乎慎擇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

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絶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

氏之說葢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

已愚也請以是爲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表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録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

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膺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届千秋凡兹帛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墻忠存自牖竊謂群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尚虧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尚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尚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書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

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録敢粉飾乎虛文鼓鑄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覩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機之弗暇願攄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

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覯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兹昧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於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録隨表

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

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

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

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鍾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

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

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覩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眞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

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而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

俟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

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

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耻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

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闘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賛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

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

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有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獘

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獘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冐進而無耻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冐進無

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説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虚幻其説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虚幻而吾以其冐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

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

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茍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

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顔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顔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

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顔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兹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顔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

深淺此伊尹之志顔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畆雖禄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説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説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

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

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説孟子亦嘗言之而説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顔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

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

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顔子愽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纎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决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决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頴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惟顔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顔子之賢盡在於此葢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

樂也豈不易顧以爲指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葢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葢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愼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爲仁能愼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葢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愼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

學顔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顔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輙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為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為二




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唐爲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止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頽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頽靡

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則風俗之頽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為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為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

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虚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虚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閹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儇狡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

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樸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甞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

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茍誠心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栁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寛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曰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鄉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爲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鈎深索隱以探諸士之愽覧

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顧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戎胡窺竊邉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

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顔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不可虚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爲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爲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

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亹亹哉故愚以爲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説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獘有三朝廷之所以鼔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僭與濫險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

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槩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爲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爲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邉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奬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爲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

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爲切近昔漢文之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爲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亟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爲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獘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爲當今之切務而天

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爲罪建議之臣心於爲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禄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

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邉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訟獄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

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横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况未及

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邉鄙未寧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為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邉報稍寧則皆以為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切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黄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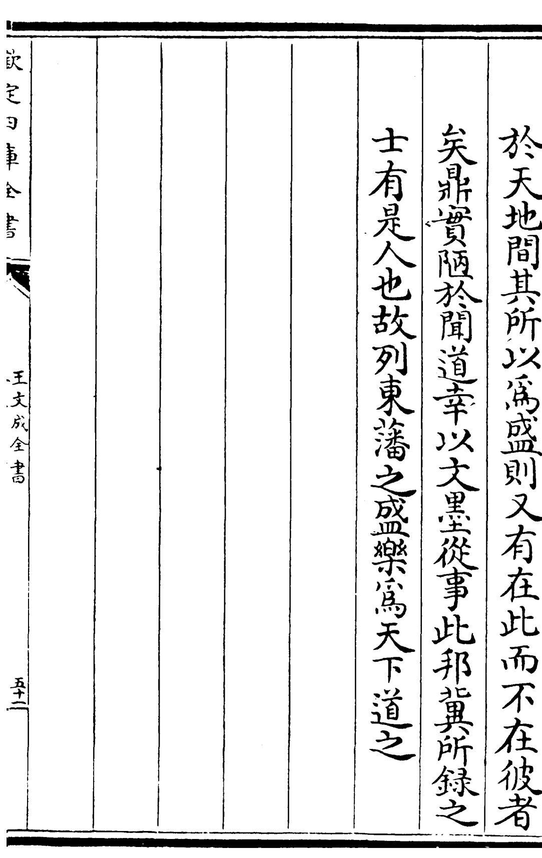
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别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録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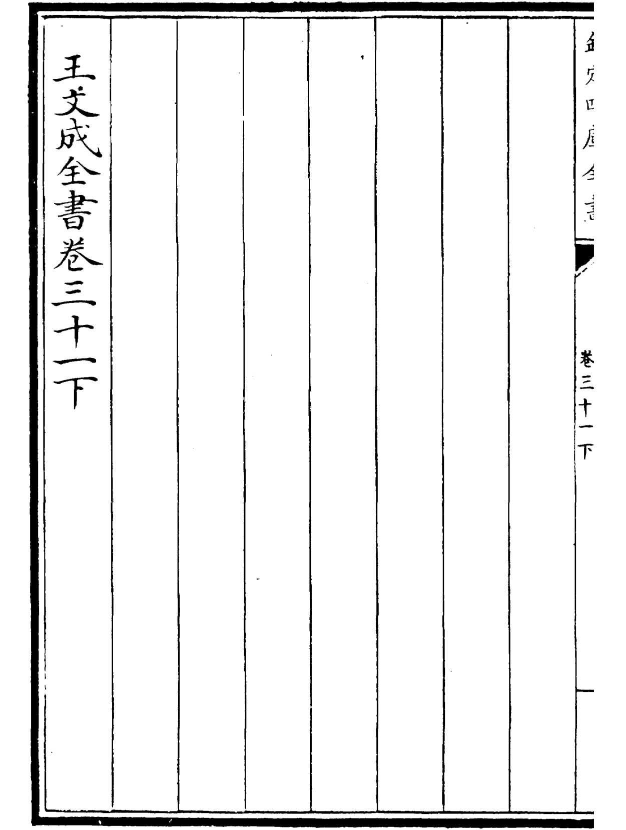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録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

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爲五嶽之宗東滙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徳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髙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爲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録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爲

論辯發而爲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爲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並立



於天地間其所以為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實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録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為天下道之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一下